

武英殿聚珍版書

東夷圖說卷之五

融堂書解卷八

宋

錢

時

撰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營求者經營而求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信也陰默也亮陰猶云真不言也首

卽言明哲實作則觀此語只從頭說起不言所知者
何事見得古人論學此乃平常日用更無他岐故當
時在廷諸臣亦皆知有此但未爲深知高宗未識得
高宗深淺耳古聖教人千言萬語只以知爲的知卽
覺也雖然明哲卽知也明卽哲也哲卽明也洪範則
曰明作哲詩則曰旣明且哲若有二義何哉曰無蔽
于心之謂明無蔽于物之謂哲故大禹以知人爲哲
但明己心不明外物是知之猶未盡也猶有偏也曰
明曰哲兩無所虧方是洞覺宏通縱橫無礙則卽天

則卽秉彝自然之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帝賚予良弼非今日矣高宗不言含蓄未發及羣臣咸諫乃用是作書以誥之故曰王庸作書作書者但書而示之于簡猶未與羣臣接語也夫良弼之夢雖不知何時詳其語脈當在免喪之後出而言之有何不可必待羣臣進諫而後始告何耶嗚呼使夕而夢晨而語倏然輕出喧動播告而無以重斯人之聽

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怪寧肯遽信耶必待羣臣諫而後語止示之以書而復不接之以語此其審于所發非後世淺知小識所可窺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偃蹇山林之夫代刑徒爲役以苟活非有平生之素譽望之重薦揚之力其形容狀貌適與夢合而遂躋之朝廷之上置諸左右而師資亦異矣而高宗不以爲異在朝不以爲疑而傳說亦偃然居之不以爲非

分何也曰此非後世俗見所可窺也以爲異以爲疑
以爲非分者皆俗見也巍巍宇宙此道獨尊形迹兩
忘道心默照安有許多事哉以是觀之耕夫釣叟卽
日命相自是古人常事雖然非有志于道如何感得
上帝又如何感得傳說高宗之識不可及也而甘盤
舊學之功亦大矣可爲萬世法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

高堂書角 卷八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金成利器必假磨礪然猶未也今我學道如涉大川倘非舟楫之利終何由濟也抑猶未也止于一身而已未及于四海之利害也必如大旱之得霖雨而後高宗所以倚賴傳說成德之功者備焉同列之間一或不和朝廷議論自有不合有乖匡君之義多矣況傳說自匹夫躋之父兄百官之上而同列有一人之不同心卻計利害此高宗之深慮又所以廣傳說輔

德之途也高后先儒謂成湯謂之我高后則上云先王當是言古之先王矣然此三書屢稱先王皆指湯不應此獨言古先王是高后亦不可作湯說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方以痛諫望傳說而傳說乃首以從諫望高宗嗚呼旨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
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
克明乃罔不休

所謂治民者如何法天之聰明而已雖然不可不知
所戒也不知所戒卽是不知所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

承上文省躬之戒復汎舉十餘條以進疑若雜然而
無所統紀者細玩繹之條理井井而其歸宿乃在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嗚呼至哉無非憲天聰明之妙傳
說進諫必非汎爲此論必是識得高宗受病之處其
他雖不得而知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孔子
以爲億則于甲冑干戈必有可言者矣細玩王惟戒
茲之語辭氣截截殆非汎論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深許以能行矣說宜其以諫行言聽爲喜洋洋稱贊之不暇也而說方且起敬起恭以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高宗方以欲行爲言而傳說乃以行爲難此其語意正與上篇從諫之對相似舒徐詳練持重雍容不以彼之欣欣而輕許不以彼之方銳而苟焉放過也嗚呼至哉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

高宗謂舊嘗學于甘盤既乃遁去遠在荒野迹其所
往又居于河求之于河則又往亳及其終也莫知所
之蹤跡泯沒竟以不顯是言學未究而甘盤遯而我
遂無所師所以致知工夫尚爾有欠訓我之志正有

賴于爾說也此語正對非知之艱而發不言其他獨
言訓志與沃心之命不同甘盤脩之于前傳說脩之
于後交致其力以成其功是謂交脩言爾當交脩我
無若甘盤之棄我而去也味此語則甘盤遜後其皇
皇窘切之狀可想而知汝訓我志使我開明我能行
汝之訓不苟于知也故復曰惟克邁訓此語正對行
之惟艱而發或曰甘盤舊學方有端緒曷爲不究竟
而遽遜耶曰此甘盤所以深有力于高宗方爲王子
而篤志就學天資英敏不患其不好進而患其太銳

太迫耳若只相守專倚師資終不甚力一旦遠邈使之皇皇有求而弗獲庶其思之深念之切而有脫然感悟之路耳此甘盤造化之妙用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案此

節之解永樂大典原闕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經止言高宗彤日而孔子序云高宗祭成湯明此乃

宗廟之彤祭也經止言越有雒雒而序云飛雒升鼎耳而雒明其自野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所以識異也夫宗廟之祭始而概鼎已而陳鼎于廟門之外已而迎鼎入于東方然後設俎以載焉亦重矣況都邑非山林之比宮室非曠野之地賓侑工祝百職事又方環列在庭而雒自野飛來升鼎耳而鳴殆不偶然也先儒謂典祀無豐于昵爲厚于近廟而薄于成湯故有此異愚謂未安夫昵者昵近也考諸古語如昵比如私昵大抵皆不正大有阿私之意觀高宗尊慕